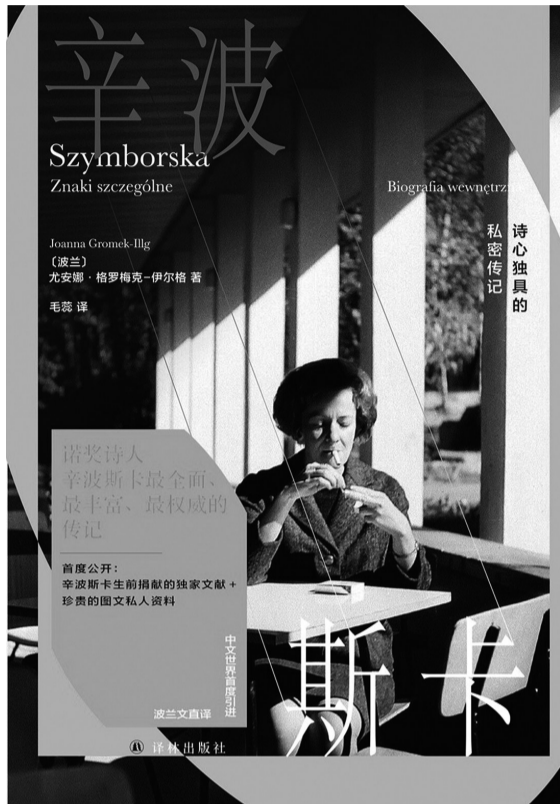


# 《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讲述诺奖得主和她的时代 辛波斯基一家的账单



《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  
[波兰] 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 著 毛蕊 译  
译林出版社

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世界，充斥着破产和财富崩塌，货币汇率飘摇不定，许多企业和商店都关门了，大批移民如潮水般涌去美国。辛波斯基一家遭受着这场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文岑蒂先生寄予厚望能够赚钱的托伦糖厂股票一跌再跌；波兰矿泉水公司的股票命运也同样悲惨，当时扎莫伊斯基伯爵曾将该公司的股份作为工资支付给员工。这是击向辛波斯基一家家庭财务预算的第一记重拳。而第二拳，比第一重打击的影响还要严重很多：库尔尼克基金会的财务状况陷入了困境。我们应该还记得，基金会是要每个月支付辛波斯基先生300兹罗提终身养老金。1932年，基金会将这个数额缩减至一半，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支付给辛波斯基先生这笔钱，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位曾经的庄园主管施加压力，使他不得不接受巨大的工资削减。辛波斯基除了被动接受，还能做什么呢？辛波斯基一家的生活本就不是挥霍无度、一掷千金的，如今更是要勒紧裤腰带了。除此之外，公寓里的租户们也都陷入了财务困境……

辛波斯基一家通过墨守成规的记账方式来管理家庭财务预算。在保存下来的账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清楚地记录下了所有家庭收入和支出。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记录中确定，1935年的家庭收入与1934年相比少了近1000兹罗提。在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缴税：1934年他们缴了2565.13兹罗提，1935年他们缴了2049.59兹罗提。这份账单中的其他支出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辛波斯基一家的生活。“房屋：修缮、电灯、门卫、烟囱、垃圾、楼梯、保险；佣人：工资及支付医疗费。”这里可以看出辛波斯基一家是非常善良慷慨的，因为很少有人会替用人支付保险和医疗费，甚至一些位高权重的资本家都尽量去躲避这一项额外的支出。所以，用人和保姆们在二战后都还和安娜女士保持着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辛波斯基一家也替看门人支付了医疗费，并且在1935年还给了他暑期度假补贴。其他用于家庭的支出包括取暖、电费（1935年节省了将近40兹罗提）、煤气费、医生诊疗费和药费（1934年此项的支出费用更高，有365.4兹罗提，但是他们应该不会在医生和药费上节省）。除此之外，还有用于旅行和电影票及剧院演出等享受生活乐趣的支出——在这一项他们也节省了将近50兹罗提。享乐是最快被理智现实击打得体无完肤的。他们在购买命名日和圣诞节礼物、家用电器、四个

人的衣服开销上并没有节省。伊赫娜和娜沃亚的学费分别是1005和1097兹罗提。除此之外，辛波斯基夫妇还买了70兹罗提的国债。

也许对未来诺奖得主父母的开销进行如此讲究本末的调查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毕竟辛波斯卡本人当时对于家庭收支并不起到什么直接影响。但是我却觉得，人花钱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维斯瓦娃的家风令她秉持着真诚对待并尊重每一份工作的原则。辛波斯基夫妇非常注重为家人挑选礼物，从每年的年度开销清单中都要把这一项单独列出就可以看出。他们夫妇俩认为，情感需要表达，而礼物正是实现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一定是姐妹俩的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辛波斯卡晚年——我那时候已经与她结识，她总是对送礼物很花心思，送给朋友们的礼物总是很合时宜。她去有小孩的朋友家做客时，总是会单独给小朋友们带些可爱的小礼物。

1936年8月，库尔尼克基金会正式通知辛波斯基先生，完全停止向他支付养老金。这个决定对他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日子一天天过去，辛波斯基先生逐渐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基础。多年来他尽职尽责地为扎莫伊斯基伯爵家族管理庄园和土地，为他们赚得了可观的收入，可如今竟落得个如此下场。文岑蒂·辛波斯基先生传记的作者克拉瓦日博士认为，基金会停止支付养老金这件事如同是把棺材上最后一个钉子也钉死了，彻底压垮了这位昔日的扎科帕内庄园土地大主管。辛波斯基先生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些健康问题，但都不是什么严重的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身体素质很好，常常和两个女儿一起玩耍，特别是要陪伴伊赫娜这样精力充沛的孩子，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在假期的时候经常带着两个女儿到波特古热区玩耍，他还特别喜欢散步，所以在保存下来的那些家庭旅行的照片中，很多都是全家人漫步在田野中或草坪上时拍摄的。他可能患有冠心病，体重超重还抽烟。但是很明显，是巨大的压力把他置于死地，他于1936年9月9日因心脏病离世。

对于妻子和两个女儿来说，辛波斯基先生的离去犹如天塌地陷。全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彼此感情深厚，从那些充满着爱意的书信往来就可以感受得到，如此真挚的情感绝非只是纸上空谈。为辛波斯卡拍摄诺贝尔奖颁奖纪录片的拉尔斯·赫兰德曾经问过她和父亲的关系，辛波斯卡坦然表示，她对父亲的爱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她也曾告诉比康特和什琴斯娜：“和父亲是可以谈心倾诉的，而妈妈陪伴长大，要看着我每天是不是把脖子和脸洗干净了、袜子是不是换了新的。妈妈并不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她坚强独立，从不畏惧直面生活中的困难，在战争期间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时更是如此。”文岑蒂先生作为养老金领取者，时间相对自由，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抚养女儿上，特别是对伊赫娜。一起散步、一起读书、长时间的对话交流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纽带，将他们紧紧相连。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直影响着日后的辛波斯卡，她十分欣赏畅所欲言、引经据典的谈话和风趣幽默、畅所欲言的谈话者们。辛波斯卡自己也是一个对话大师，轻松却不轻浮。她常常用戏谑的方式掩盖自己细腻的关注，而她从不吝惜对朋友的真挚关怀。

在当时并没有背着孩子谈论死亡的习惯，人们说起“死亡”也不会遮遮掩掩。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像今天似的说“离开了”，只是或多或少地戏剧性地结束了生命，“离开了满眼泪水的山谷”，将至亲留在了这片难以抚慰的悲恸汪洋之中。家里人都来参加了葬礼，也都不遗余力地对安娜女士和两个孩子表达了哀悼和同情。在葬礼后的丧宴上，大家都纷纷追忆逝者，亲朋好友的支持应该能够抚平一些失去至亲的痛苦。辛波斯卡姐妹俩在之前肯定已经参加过葬礼了，比如神父毛雷齐·罗特蒙德的葬礼。她们也曾经见过毕苏斯基元帅的盛大国葬仪式。但是这些都和这次不一样。安娜女士曾记录下：“1936年9月9日上午9点，小文死了。”当文岑蒂先生病危去世时，两个女儿是否在他身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她们俩的沉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哪怕只是日日面对以泪洗面的母亲，已经让两个女孩难过万分了。

##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堪称典范的综合性作品，首度公开辛波斯卡生前捐献的独家文献，包含大量珍贵的私人照片和书信。作者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与其丈夫都是辛波斯卡的挚友。除了辛波斯卡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功，作者更将其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置于波兰风云变幻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的背景之下，勾勒出这位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折射出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史。

## 作者简介

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

毕业于波兰语言文学及哲学专业，曾任教师、编辑、文学评论家、作家、纪录片和卡巴莱电视节目导演及脚本作家，也是一位热忱的业余摄影师。曾撰写数十篇访谈文章，包括对另一位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采访。曾参与过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人的相关纪录片拍摄。

## 乔治的母亲去世了



「英」阿莉·史密斯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5月  
《双面人生》文泽尔译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双螺旋结构的小说。女孩乔治正和弟弟一起面对母亲去世的现实，她回忆起和母亲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费拉拉看壁画；15世纪的意大利画家科萨为了进入绘画领域，从小扮作男孩生活，她正被一个十几岁女孩的奇怪幻象所困扰。两人的故事如同藤蔓一般复杂地缠绕、交错，似乎一个人的记忆在另一个人的故事中延续了完整的生命。

## 作者简介

阿莉·史密斯  
1962年生于苏格兰因弗内斯，现居住在剑桥。曾四次入围布克奖，两次入围百利女性小说奖，并在2015年凭借《双面人生》获得该奖，同时，《双面人生》还斩获了首届金匠奖和科斯塔文学奖。

乔治的母亲，她对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乔治说，考虑一下这个道德困境。

并非此刻说出口的话，而是过去讲出的话。

乔治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什么道德困境？乔治问道。

租来的车，副驾驶座很奇怪，是安排在家中司机本来应该在的主驾驶座那边的。因此，坐在这样的副驾驶座上，有点像是自己亲自在开车，可实际上并没有，你懂的，实际上并没有在开车。

这么说吧。你是个艺术家，她母亲说道。

是吗？乔治反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有，这也算道德困境吗？

哈哈，她母亲说。陪我消遣消遣嘛。想象一下。你是个艺术家。

这段对话发生在去年五月，很明显，乔治的母亲当时还在世。她是在去年九月去世的，而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说得更确切点，是新年前夜的零时过后，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是乔治母亲去世的第二年了。

乔治的父亲出门了。这总比她待在家，黯然神伤地站在厨房里，或是在屋里走来走去，反反复复地开关各种东西要好。亨利睡着了。她才刚进去瞧过他；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已经死了，睡死了，尽管这里的“死”并非“死”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你懂的，并没有死亡。

今年是她母亲自出生以来没能继续活着的第一年。这项事实是如此明显，甚至连冒出这个念头本身都显得颇为愚蠢，可是与此同时，它又如此可怕，可怕到你根本无法去细想。此时此刻，两种感受同时存在。

怎样都好，总之，乔治在这新的一年开头几小时时间里，一直都在网上查找一首老歌的歌词。歌名为《让我们再次摇摆》。卡尔·曼作词。歌词本身其实不怎么样。“让我们再次摇摆，跟去年夏天一样。让我们再次摇摆，就像在去年夏天。”接下来是个非常糟糕的押韵，准确点讲，甚至根本称不上是在押韵。

“你是否还记得，曾经一切如此喧闹。”

“喧闹”跟“夏天”这两个词并不押韵，而且这一句的结尾没有使用问号，这就意味着，假如你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喧闹”这个词，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你是否还记得，那时候一切闻起来真的很糟？

接下来的歌词是“让我们再次摇摆，这是摇摆的时刻”。或者，就像所有网站上言之凿凿地写出来的那样，并非“摇摆的时刻”，而是“摇摆的时间”。对此，母亲去世之前的乔治曾经这样评价：至少他们用了撇号。

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互联网上的某个网站是否注意到了语法的正确性，这是母亲去世之后的乔治所讲的话。

去世之前与去世之后的差别，无非就是哀悼，诚如大家所言。他们一直都在讨论哀悼是如何区分出不同阶段的。至于哀悼究竟有多少个阶段，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三个阶段，或者五个阶段，甚至还有有人说，哀悼总共分七个阶段。